

第一章 国际英语家族概述

本章主要描写今日英语的状况，包括其国际化进程和所涉及的历史、地理和人文因素，亚洲英语和中国英语的兴起以及它们的语言学和文化身份的定位，世界英语的“三大同轴圈”和英语全球化所引发的种种问题。

I 今日英语

英语源自公元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 People)对英伦群岛入侵的成功，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英语从一个部落语言(tribal language)发展成为国际通用语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古英语时期(公元449-1100年)中古英语时期(公元1100-1500年)现代英语时期(公元1500年以后)到国际英语家族的兴起(1980s-)，英语一直都是拼读(写)文字。由于英伦群岛在历史上屡遭外来侵占，英语从早期起就是多民族、多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典型的混合语，也是欧洲变迁最大的语言之一。最引人注目的是从19世纪起，随着英帝国海外殖民地的不断扩大，英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传播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与语言的同时，英语也不断汲取世界各民族的文化 and 语言，逐渐成为一种兼容性极强的综合性语言，具有多元文化和多民族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科技应用领域所占的绝对优势使英语发展成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国际语

言。它的词汇极为丰富，且成分复杂，表达手段多样，并不拘一格。牛津词典声称，英语有百万词汇之众，但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词汇只占了 20%，其余 80% 为外来词汇，可见其具有广泛的国际性。今天的英语几乎为整个世界所拥有，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由于当今计算机网络的日益普及，据预测，到 2050 年，全世界将有一半人能够熟练地使用网络英语 (Network English)。(《星期日泰晤士报》2000-03-12)

1.1. 国际英语的现实

世界上有几千种语言，但英语是最主要的国际通用语，也是最大的和应用最广泛的国际语言。虽然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最多，但汉语只是世界上最大的地区性语言。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汉语是典型的东方语言，也是汉藏语系的共核，是极具影响力的联合国大会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它在国际上的运用远不如英语那样广泛。应该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汉语在国际上的运用将会越来越多，也必然对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英语的出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世界各地有 3.75 亿人以英语为母语，还有更多的人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而学习英语并将英语运用于各自所需要的专业领域的人更多，据估计至少占世界人口的 1/6，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加。英语国际化的主流是由不断增加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推动并形成的。现今，英国英语本身也只是国际英语家庭中的一员，今日英语的现实也是英国人始料不及的。

由于历史原因，英语发展成为一种复合语，并具有

极好的兼容性，80%的英语词汇是外来的就是最好的证明。不同种族、肤色、信仰和不同的文化传统所构成的障碍并没能阻止英语不断发展的国际化趋势，而英语也不再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所独享的语言，它已经属于全世界了。英语除了作为联合国主要的辩论工具和北约集团的工作语言之外，也是国际航空业的正式用语。从现实来看，各项国际比赛和流行音乐演唱会也把英语当作通用语。换句话说，凡在国际场合，英语几乎都可以通行无阻。像俄罗斯对世界的广播，中国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宣传也主要是通过英语进行的。实际上，全世界60%的广播和70%的邮递都是通过英语来完成其使命的。目前，计算机网络也是英语占统治地位的媒体，有大约80%的网页是用英文编辑而成的。

大约五百年前，英语还只是一种不起眼的方言，使用它的人口只有几百万。那时，就连现在的英国南部也几乎无人知晓英语。随着英国在18世纪的殖民扩张，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迅速扩大，有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内圈”国家与地区，总人口超过了3.75亿。英帝国在过去一百多年的鼎盛时期，曾使用暴力手段在其殖民地极力推行英语并大力摧残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使英语成为英殖民地的权力象征，并成为当地政府、贸易和教育等唯一的语言。后来，这些国家与地区大都成了英联邦的成员国，形成了英语的“外圈”国家和地区。这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国家或地区有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缅甸、新加坡、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加纳、纳米比亚、牙买加、百慕大、马来西亚和南非等。

二战以后，英殖民地纷纷独立，这也带来了它们在

语言上的独立。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英语已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变体家族，而这其间英语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爱与恨交织的变化过程。例如在前英国殖民地印度，国民强烈地感受到，英语毕竟是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耻辱，因此独立后几年的印度决定将官方语言从英语改为北印度语，但是却难以执行。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印度国会作证时说：“英语是我们对外的主要窗口，我们不敢关上这扇窗户。要是那样做的话，就会对未来造成危害！” (...English is the major window for us to the outside world. We dare not close that window, and if we do, it will spell peril for the future!) 1965 年，当政府宣布北印度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时，立即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内乱，甚至发生了学生自焚的悲剧。这时候，印度政府才不得不发表声明，承认英语在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具有和北印度语同样的官方语言地位，动乱才得以平息。

另一个现实是，许多独立不久的国家都没有统一并广泛使用的口语。如在西非的尼日利亚，大约有四千种不同的语言，因而殖民时期强行推广的英语和法语反而成了当地的通用语。一个人出门只有讲英语或法语才能与本国其他地方的人交流。在加纳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因此，这些国家都只好把英语作为本国的官方语言。这样，英语就成了 29 个国家的国语和 15 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如南非、喀麦隆等国家和地区。简而言之，世界上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中以英语为母语或官方语言的就有 44 个，另外还有 20 多个国家以英语为主要的交际语。

随着 19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广泛传播，世界各地

都想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各级各类学校都纷纷开设英语课程以普及英语。到了 20 世纪，美国成为世界的科技中心，从而加速了这种趋势，使英语终于成为受到普遍认同的国际通用语。现在，英语是世界上大部分书刊、报纸、大型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国际商贸、科学技术、医学、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跨国体育盛会、外交活动、流行音乐以及各种产品广告等的主要语言。世界上 2/3 的科学专著和 3/4 的邮件是用英文书写的，80% 的电子数据是以英文存储的，英文广播遍及世界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英语还广泛地用于现代科技制作的电影、电视、广播节目、音乐影碟和其他娱乐节目。尤其是现代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使英语几乎成为通往数字时代的通行证。

通信卫星、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以光速传播信息，已经使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小，整个地球正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重新部落化（retribalization）并行的趋势。现今，形成了以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传播，而全球网络的普及加速了这一进程。它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为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网络空间（cyberspace）。这种全新的传播方式，即以计算机为媒体的传播方式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具有四个重要特征：交互性、个性化、多媒体和容量无限。它的出现使英语更加普及，更加个性化，表达方式更加丰富，且信息含量无限。由于网上交流通常是跨国家、跨地区和跨民族的，并且大多是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陌生人”之间进行的，他们对话（英语）的不同感觉可能很离谱，因而带来全新的全球性的

网上语符，如表情符（emoticon）等，但更多的则是适用于特定环境中的充满个性化色彩的语言，它正使早期的英语形式迅速落伍。新的网络英语可能很快使盎格鲁－撒克逊人文化圈的英语形式边缘化，这将使像莎士比亚之类的传统文化作品更加难以阅读。这样的事实不得不让正在重返国际社会的中国人深思，中国人应该学习和使用什么样的英语呢？

1.2. 作为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的英语

在新加坡、印度和南非等前英国殖民地国家，英语主要是被当作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使用的，因而世界上有了各种各样的英语变体。从地理角度来考虑，这些国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圈”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另一类则是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应用于商业、行政管理和学校教育的新加坡、菲律宾等国。但是，在第二类国家中产生了一个明显的英语规范化问题。例如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学校里，应该教什么样的英语呢？早期有人认为要继续使用英式标准，必须用大家能够理解的英语与世界沟通。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英语在新加坡已基本本土化了，具有了自己的语言特点；加之，其使用者主要是新加坡华人群体，英语带有明显的东南亚语音特征，夹杂了不少当地词汇和略有变化的句法结构；同时，英语也渐渐融入当地文化，所以，新加坡应该建立自己的英语规范。几十多年来，随着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增强，后者占了上风。

处于第二语言环境下，英语不仅被当作一种国际通用语，也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大众媒介语言，如报

纸、广播和电视多采用英语；英语还被广泛地运用于教育、商业和政府部门。但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如日本、中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英语主要被当作一种国际通用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英语在这些国家里得到越来越快的普及，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现代教育需要英语，计算机技术需要英语，与世界交流需要英语，甚至大部分娱乐、广告也需要用英语。在现代社会中英语如日中天，越来越炙手可热。

1.3. 作为一种外语或第二语言的英语

英语在西非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和亚洲的马来西亚、印尼、日本和泰国等国家存在和运用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在后一类国家中，把英语当作外语的群体的语言种类比把英语当作第一语言的群体的要多得多，他们既要学习英国英语，也要学习美国或澳大利亚英语。而对各英语变体的选择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教师、地理位置、历史渊源或政治需要。在墨西哥和菲律宾，人们就倾向于学习美国英语；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人们更喜欢英式英语；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变体英语则更受欢迎。

但是，这种状况在近十年有了很大的变化，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和作为外语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例如在瑞典和荷兰，大学生被要求向双语学位发展。在那里，所有受教育的人都要求掌握好英语，英语教学越来越向第二语言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不仅发生在欧洲，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地区性大国，如埃及、俄罗斯、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由

于英语国家大多数为发达国家，这就形成了一个世界舆论的“金喇叭”局面。这些地区性大国都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有自己的声音，能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活动和起更大的作用，因而他们必须掌握英语。加之近十年计算机网络的全球化趋势，更加速了英语在这些国家的普及和运用。

非英语国家需要和使用英语主要是出于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和参与国际社会的需求，但他们的侧重点却不尽相同。日本认为自己将来主要跟亚洲国家打交道，所以喜欢上了亚洲英语 (Asian Englishes)。几年前，日本就成立了“亚洲英语协会”，为亚洲英语变体的建立鸣锣开道。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学都要求开设英语课程，所有具有学士或学士以上的中、高级职称的人才都要求通过外语（主要是英语）新四级考试（PET-4），而且要求越来越高。中国所有的政府公务员都要求掌握英文和计算机操作（电脑软件也主要是英文的）。此外，除了中央电视台的两个频道有多种英语节目外，几乎每个省级电视台每天也都有几十分钟到几小时不等的英语节目，从新闻、电影到英语教学节目，分量越来越大，普及率也越来越高。英语的受重视程度和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除此之外，中国和日本都有几份面向国际发行的全英文报纸和刊物。显然，国际英语的发展有了全新的内涵，即要求建立“扩展圈” (the Expanding Circle) 国家和地区的英语变体。

II 英语的国际化进程

2.1. 英语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从历史上看，英语最重要的一次扩张是对北美的侵占，结果产生了两个最大的变体：美国英语和加拿大英语。当英语来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时，又有了另外两个变体。这些国家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文化圈国家，被学者们称为“内圈”（the Inner Circle）英语国家。英语继续扩展，到了非洲和亚洲，即它族语的文化圈，又形成了南非英语等非洲英国殖民地的各种变体；到了亚洲，就有了印度、新加坡英语变体，产生了由前英国殖民地所构成的英语变体社会。而这些英语变体都是在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文化圈的非洲文化圈和亚洲文化圈内产生的。英语在这些“外圈”（the Outer Circle）国家里已被当作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之一了。这样的“外圈”国家至少也有四十多个。在这些国家里，英语明显地融入了当地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规范。此外，还有把英语当作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扩展圈”国家。它们主要是在对外交往、国际贸易、因特网和国际合作中使用英语。随着国际合作的扩大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英语在这个“扩展圈”也有本土化的倾向，尤其像日本、中国、俄罗斯和埃及这些地区性大国，他们需要用英语在本地区的国际交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有形成新的英语变体的强烈要求。国际英语的形成反映了人类社会从对抗走向合作的愿望，这是一种新的意识的获取，表明了一种超越某一狭隘民族和地区视野的全球文化意识的形成。

英语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大量地吸收了世界上其他语言的词汇和表达法。到上世纪末，英语已被完全看作一种国际语言，并逐步演变成了一个“中性”的国际信息媒体，不再被一国或一个民族所独有。英国英语和

美国英语不再被看作是仅有的两种标准，大多时候只被看作是英语的两种变体。1970 年出现了 Englishes 词。1978 年 4 月和 6 月分别在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和伊利诺伊召开了主题为“以英语作为国内、国际交流手段”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议比较全面地讨论了非英语国家中英语使用的社会语言特征和政治特征、各种英语变体的社会语言轮廓、本土化和文化移入 (acculturation) 等问题。檀香山国际会议宣言阐述了下列看法 (B.B. Kachru 1992:1-2):

1) 英语作为一种国际性语言或辅助语言已导致了相当尖锐而且极其重要的问题，应该尽快采取措施，进行调查和了解；

2) 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在英语作为国际交流手段和国内交流手段的对立之中。虽然英语教学应全方位地反映各有关国家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教育政策，但这种对立已显示出某种必要性，即应把以英语作为国际交流手段的国家（如日本）和把英语同时作为国际、国内交流手段的国家（如印度）区别开来；

3) 据了解，当今以这种根本对立为出发点探讨语言问题的组织或机构尚未存在。

2.2. 对世界各类英语变体热的探讨与日俱增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以这种根本对立为出发点探讨英语语言问题的组织或机构开始不断地产生，它们对国际英语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和中肯的看法，并对英语的国际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过

去的 20 年中对世界各类英语变体热的探讨有下列主要会议和热点：

1) 1978 年 4 月，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举行了以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交流会。此次会议对两大类变体的内涵达成了共识：国际使用类（international）和国内使用类（intranational）；

2) 1980 年，John Benjamin 出版社在美国费城出版了第一本以各类英语为研究对象的杂志《世界英语》（*English World-Wide*）；同年，中国英语界出现了 China English 一词（葛传槩 1980:91-92）；

3) 1982 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 B. B. Kachru 提出了英语变体的另外两种分类：制度化变体（institutional variety）和使用型变体（performance variety）；

4) 1985 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 Pergamon 出版社又分别出版了名为《今日英语》（*English Today*）和《世界各类英语》（*World Englishes*）的杂志，这些杂志都在国际上发行。它们对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学术界开始全面地讨论在世界各地应用的英语和英语变体，对各类英语语言及其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问题的探讨成为国际 TESOL 年会的主题之一；

5) 1986 年和 1987 年，乔治敦大学语言和语言学圆桌会议（Georgetown University Round Table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两次讨论；

6) 在 1987 年还成立了“世界英语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World Englishes/ICWE）”。

旨在联络世界各地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和组织。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中国英语界出现了“西译汉化”的讨论（黄金棋 1988/1991）；

7) 1992 年 4 月 ICWE 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联袂召开了以“今日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 Today）”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

8) 1992 年 5 月，在夏威夷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召开了“文化与文学，解释和理解”会议，“世界英语国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World Englishes）”宣告成立，并取代了 ICWE，成为这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之一；

9) 1992 年版《牛津英语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的主编 Tom McAuthor 将 Englishes 解释为 varieties of English collectively。Englishes 的概念显然比传统意义上的 varieties of English 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因为它不仅包括了以前的“内圈英语”，也包括了 Nigerian, Tanzanian Indian Malaysian, Singapore Englishes 等“外圈英语”；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包括日本、俄罗斯、埃及和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扩展圈”国家的英语以独立的学术地位；

10) 1992 年，Kachru 又提出了对当今英语使用普遍存在的六点误解，开始认同“扩展圈”中产生的英语变体。因为“扩展圈”国家的英语使用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

11) 1995 年，日本成立了“日本亚洲英语协会（Japan Association for Asian Englishes/JAE）”，并出版了全球发行的专刊 *Asian Englishes*，带头承认亚洲各

国英语变体；

12)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两本名为 *Japanese English* 的专著 (Mark Peterson 1998; Suenobu Mineo 1999)，甚至还出现了分别表达日本英语和韩国英语的专用词 Japlish 和 Konglish；

13) 20世纪90年代，继“西译汉化”和“汉译西化”的讨论，中国英语界对中国英语变体的认同和接受进行了热烈和持续的争论；

14) 新千年伊始，中国的学术刊物重新讨论和认识了中国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1))。

III 世界英语的“三大同轴圈”

3.1. 世界英语的文化圈划分

国际英语界普遍认同的 B.B.Kachru 的“三大同轴圈”(The Three Concentric Circles)理论是以世界英语使用的历史状况、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学特征为出发点来划分英语使用区域的 (Kachru 1993:3)。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划分来更好地掌握国际英语的来龙去脉，参与并促进它的国际化进程。

1) “内圈”国家包括所有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人文化圈国家，有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等国家；

2) “外圈”国家是把英语当作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之一，或把英语当作辅助语言和第二语言。如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南非的一些英语

国家（主要是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当地的英语已有了比较牢固的语言规范和明显的当地文化特征；

3) “扩展圈”国家主要是把英语作为国际交流工具，是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来学习和使用的，主要目的是参与国际社会的各项活动和交流。如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埃及等已经或正在大力普及英语教育的国家。出于本身及国际交流上的需要，这些国家与地区在国内外都有更广泛地使用英语的趋势。

这三种形态都同属于国际英语的大范畴，即具有以“内圈”国家的规范英语为共核的共同特征，但相互之间和与规范英语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形形色色的联系和差异。在英语国际化进程中，“扩展圈”学英语和要求使用英语的人数急剧增加，其速度远远超过“外圈”和“内圈”。“外圈”人数增加的速度也远远超过“内圈”。看来，英语国际化的主流是在“扩展圈”和“外圈”，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实际上，没有“外圈”，尤其是“扩展圈”的英语普及和社会变体的形成，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国际英语大家族。

3.2. 世界英语中的“三大同轴圈”的社会语言学意义

B.B.Kachru (1993:1-12) 认为“内圈”是“规范提供”(norm-providing)者。“内圈”英语的规范扮演了各种变体中的共核角色(the common core)。在大部分非英语国家的学习者和使用者眼中，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比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语更为“规范”。虽然英国的标准发音(RP)在历史上和传统上占优势，但美国英语近年来似乎更受年轻一代的欢迎，尤

其在因特网上，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世界各地的情况出现了许多变化。如在这些所谓的“内圈”国家里，除播音员和少数受过良好教育或上流社会的人士说“标准”英语外，更多的人说的是带地方口音的方言，有一些人甚至说克里奥语；而在所谓以英语为外语的荷兰和丹麦两国中，人们的英语反而说得“纯正”一些。而且，目前“内圈”国家英语的口音、语法、正字法、标点符号使用法、词汇、习语等方面也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也不再以英美两国的英语为规范，连菲律宾、新加坡这样的“外圈”国家也编纂了自己的英语词典，与英美英语词典并用。

“外圈”英语为“规范发展型”(norm-developing)。当地本土化的英语已有比较牢固的语言规范和具有当地文化特征，绝大部分这样的变体已被普遍接受并得到国际上的承认。但总的来说，它们还缺乏内在的核心规范，常与本土(族)语言发生冲突，英语还未能完全彻底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反映当地社会的传统和价值观，因而本地英语使用者对语言规范(linguistic norm)和语言行为(linguistic performance)的认识在某些方面还较为含混。

“扩展圈”英语基本为“规范依附型”(norm-dependent)，其规范主要来自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但近十年来，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英语已在这些地区得到广泛的运用，正在融入当地文化和渐渐具有当地的语言特征，如词汇、表达法和篇章结构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亚洲英语(Asian Englishes)的兴起，这一提法已成为国际英语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并已出现在多种国际刊物上。看

来“扩展圈”国家的英语变体迟早会被广泛地接受，并得到国际英语大家庭的认同。目前对日本英语和中国英语的接受和认同应该是英语国际化进程中最新的变化，也是最敏感的话题之一。

社会语言学家对语言变体的定义是：“由具备相同社会特征的人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普遍使用的某种语言表现形式。”（祝畹瑾 1992:19）中国英语和日本英语都逐步具有了这种特征。根据国际使用和国内使用这两种不同的使用目的，社会语言学家提出把英语的地域变体也分成国际使用类和国内使用类。这是较早的分类观点。据此，当然无法描述和承认后来在“扩展圈”国家和地区中发展起来的变体。1982年，美国学者 B. B. Kachru 又提出了两种新的概念：制度化变体和使用型变体，分别与前面提到的国际使用类和国内使用类相对应。Kachru 认为，只有前者才具有本体论意义。他指出，制度化变体有四个特征，它们是制度化变体与使用型变体的根本区别所在：

- 1) 它在使用国中有广泛的使用范围；
- 2) 它在许多不同的使用领域中有不同的文体表现；
- 3) 就语言形式与使用环境而言，语域和文体表现已经本土化了；
- 4) 已经出现了本地特有的英语文学创作，其形式特征与环境特征都说明它是本乡本土的。

澳大利亚学者 Platt (1984) 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变体（即制度化变体）是一类“新英语”（New Englishes），他也列举了其应具备的四个条件：

- 1) 是通过教育系统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英语不仅

是学校里的一门课程，许多时候也用来讲授其他课程；

2) 是在原来大部分人不使用英语的国家和地区或社会中发展起来的；

3) 在使用该英语变体的地区，它已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如通讯、文学创作、国会活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新闻、朋友或家庭成员之间的口头交流等；

4 在语音、语法、词汇和搭配方面，已经地方化或本土化了，而且人们在使用它进行交际时已有了一些不同于本体英语的规则。（参见张培成，《现代外语》1995:16-21）

按照这两种评判标准，只有“外圈”国家的英语变体才合格，“扩展圈”国家和地区或社会的英语变体就不可能“合格”。在近十几年，正是“扩展圈”英语的普及引发了国际英语风起云涌的变化，英语国际化的主流就是由“扩展圈”国家和地区对英语的需求形成的。在这些国家与地区，学英语和用英语的人数急剧上升，英语教学在这些国家的日益普及和提高带来了新的要求：建立自己的英语变体。但是，这就需要新的评判标准。到了1992年，同样是Kachru对“扩展圈”国家和地区产生的变体有了积极的认同态度（*Teaching World English* 1992:357-358），他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对当今英语的使用普遍存有很多误解。因为“扩展圈”国家的英语使用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没有“扩展圈”英语变体的形成，何来国际化的英语？如果全世界都说“规范”的英式英语，那就不叫英语国际化，而应叫全球英语“殖民化”，或是全球盎格鲁-撒克逊化。